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化学院 编

对外汉语教研论丛

第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28

L1191-63
1-162

对外汉语教研论丛

• 第二辑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化学院 编



A103273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外汉语教研论丛. 第2辑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化学院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8

ISBN 7-5617-3057-8

I. 对... II. 华... III. 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888 号

对外汉语教研论丛(第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化学院 编

责任编辑 范剑华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 //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华成装帧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9.125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一次

印 数 0001 - 1500

标准书号 ISBN 7-5617-3057-8/H·204

定 价 2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目 录

[韩国]许成道·汉语与空间意识·····	(1)
王 珏·生命副词及其教学策略·····	(13)
刘大为·合语法度的概念·····	(34)
金立鑫·现代汉语中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及其认知 解释·····	(47)
史舒薇·语言家族中的“无冕之王”——试论汉语中的 外来词·····	(62)
王晓凌·“又”在未来事件中的用法浅析·····	(81)
朱勘宇·小议汉字拼音化的艰难性和可行性·····	(88)
徐子亮·会话教学中语境的应用·····	(98)
金红莲·口语教学中的语用问题·····	(107)
刘 弘·语境假设和对外汉语教学·····	(113)
华宵颖·报刊课程三议·····	(120)
包文英·对外汉语报刊课教学研究·····	(128)
肖 路·系统地将影视课纳入对外汉语教学·····	(132)
史世庆·谈“视听说”课教学重点的选择·····	(139)
周子衡·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的语法问题·····	(145)
张春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联想教学浅见·····	(167)
毛世桢·关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反思·····	(174)
林晓勤·建立日本学生汉语中介音语料库的设想及其 对日本学生语音教学的启示·····	(183)
王幼敏·对日本人书写中文汉字差错规律的分析及思考·····	(189)
刘 方·日本新版汉语教科书中的注音失误·····	(196)

陈流芳·试论俄语接续结构对汉语学习的干扰·····	(206)
郭校珍·也谈对西方学生的汉字教学·····	(214)
吴勇毅 张一如·CAICSL 的理论与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225)
张一如 吴勇毅·计算机辅助对外汉语教学系统的开发 和应用·····	(234)
韩 蕾·双项指人名词同位组构的外部限制·····	(239)
陈 融·挫败期与文化误解 ——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的两个问题·····	(252)
朱晓琳·文化背景差异对法国人学汉语的影响·····	(261)
张永备·汉字教学中的文化阐释·····	(267)
金志军·浅谈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由欧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错解所想到·····	(275)

汉语与空间意识

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中文系

许成道

一、引言

我们在观察汉字的字义时常常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有的汉字意义繁多,而有些义项之间很难发现有什么联系,甚至有的义项意义相反却被吸收为同一个汉字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发生混淆呢?另外,汉字的一个意义可以自由地表示被动、使动、意动,然而任何一本字典也不标示这些语法意义。这说明中国人不区分这种变化,并且不认为这种变化是一类需要区分的意义。那么,他们为什么没认识到这种变化呢?再有,汉语没有时制^①,中国人在没有时制的情况下是怎样观察事物的呢?汉语有些表现手法也与韩国语不同。比如,汉语用“来”、“去”表示空间移动,用“大小”表示我们用“多少”来表示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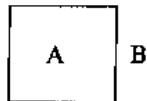
从表面上来看,上述现象都是孤立的、分散的,实际上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本文试图揭示中国人特有的“空间意识”,进而解释上述现象与“空间意识”之间的联系。

^① 现存语言中无时制语言极少,除汉语外只有在美洲印地安语中存在无时制。

二、汉字字义的空间意识

一个汉字的几个义项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派生关系很容易猜测出来,但有些义项之间却看不出有什么关联。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几种这类情况。

2.1 有些指称具体事物的汉字除了本来指称的事物外,还指称其周围的情况。用图表示如下:



[图一]

图一表示,一个汉字的本义是 A,如果 A 作为原因产生了情况 B,那么,该汉字将 B 也吸收为自己的意义。也就是说,实线所表示的意义空间 A 扩大到虚线所表示的意义空间 B。例如,“坎”有“坑”、“埂”等意思,观其形状,二者意义正好相反。但是,挖了坑以后,挖出来的土当然要堆在旁边,其形状如“田埂”。所以,“坎”的意义包括了“埂”。又如,“京”的甲骨文,如图二。



[图二]

图二是“京”的甲骨文。“京”有“京城”、“大”、“高”、“坡”、“仓库”、“忧虑的样子”、“‘兆’的一万倍”、“鲸鱼”等意思。“京”的本义大概是“仓库”的意思^①。那么,相当于图一 A 的应该是“仓库”,又因仓库建在高处,派生出相当于 B 的“坡”等意思^②。而“景”字是“京”上有“日”,因此“景”有“阳光、光、日光、影子”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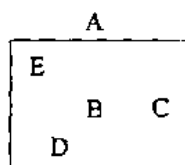
① 现在中国农村的仓库还是这种样子。徐仲舒(1990年第598页)认为“京”是人工穴居形态。他认为这个甲骨文的下半部分是土墩,上半部分是台阶或屋顶。马如森(1993年第419页)也同意这种观点。左民安(1984年第448页)则认为这是土墩上的了望台。但笔者认为本文提示的陶器图文正确地揭示了古代的情况。这是仓库的初期形态,农业经济发展后,才把仓库盖在村外的高处。

② 笔者认为,“京”的其他意义如“京都、大、高、忧虑的样子、兆’的万倍、鲸”等都是“仓库”的本义通过各种途径派生出来的。比如,“仓库”是“很大的房子”,而“仓库”或“很大的房子”多的地方自然是“京都”了;从“大”联想到数的单位“兆的万倍”或“大的鱼”、“鲸”等。“鲸”可能是“京”的区别字,请参考李永柱(2000年第173—179页)。

现在让我们来联想一下“太阳照耀下的仓库”，这相当于图一的A，仓库下边或旁边必然有影子，那些影子则相当于图一的B，那么，B也成为“景”的意义。

如上所述，由一个汉字的本义为原因而发生的情况都属于该汉字的意义。

2.2 有些汉字表示存在于同一空间内的所有情况。



[图三]

图三，实线内的空间表示汉字的本义A，那么，该汉字就会将这个空间内发生的情况“B、C、D、E”都吸收为自己的意义。如，“沾”有“买卖、买、卖、卖酒、卖酒人、粗恶”等意思。“沾”是“水”和“古”的合义，“古”在甲骨文中“话多”的意思^①。所以，“沾”的本义表示“河边话多的地方”，即“渡口”。图三表示“渡口”的意义空间。古代的“渡口”是进行实物交换的地方，在此发生“买”和“卖”的行为，也就会有“卖酒人”。而且人们认为市场是一个比较脏的地方，所以又有“粗恶”之义。虽然“买”和“卖”互为反义，但中国人则认为这两种行为都是发生在同一个空间的行为。又如“蒙”字的结构，表示“猪在房子里，而房子上边盖上了草”，好像在表示猪等家畜在下崽时蒙上遮布一样。^②这个空间内存在的事物或发生的动作、状态“崽”、“遮布”、“暗”、“遮”、“骗”、“年幼者”^③等，都成为“蒙”的意义。

因此，一个汉字的本义所表示的是一个空间的话，那么，这个空间内存在的事物或发生的动作、状态都属于该汉字的字义。

2.3 一个汉字确立了某个意义后，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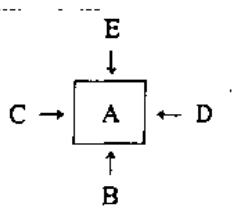
图四说明本义A可理解为B、C、D、E各种意义。例如，“抹”的本义是“涂抹”、“抹掉”的意思，而这两种意义正好相反。实际上，

① “古”的上半部分“十”在甲骨文里是“多”的意思，而下半部分“口”是“嘴”的意思。因此“沾”是“与水有关的，话多的地方”，这种地方便是“渡口”。中国地图上标出的江边地名中有很多用“沾”字的地名，笔者认为这一事实很具说服力。

② 这种习惯现在韩国和中国的农村地区还保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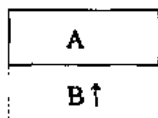
③ 最近还有人把自己的小孩子介绍给别人时叫豚儿。

“抹”表示发生在手指尖上的行为，这使人们从这种典型行为联想到了“抹药、抹油”等动作，进而认为“涂抹”的动作与“抹掉”的动作具有相同的形态。因此，判断“抹”的意义完全由观察者的认识来决定。又如，“郁”本来是“草木茂盛”的意思^①。若换一个角度观察，“草木茂盛”也可理解为“树或草遮挡的状态”，由此产生了“遮”的意义，也派生出了“生气”、“担心”、“埋怨”、“天气闷热”等意义。



[图四]

2.4 有些汉字所表示的行为发生后的状态或结果也成为该字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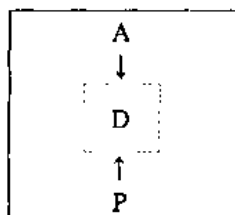
[图五]

如图五，若实线部分表示具有方向性行为的意义空间 A，那么该行为发生后的结果空间“B”也会成为其意义。例如，“腾”的本义空间“A”表示“驰骋”“跳跃”“上升”等行为，这些行为都具有方向性。“腾”的行为发生时要脱离某个地点或者空间，所以行为发生后原来虚线所表示的空间 B 就空了下来。因此“腾”又表示把“房子”、“座位”或“时间”等空下来的意思。又如，“掖”的本义是“腋”的意思，人们经常往腋窝里夹东西，由此派生出了“塞”或“夹”义，其结果“藏”、“上当”等也成为“掖”的意义。还有，“丢”的本义是“扔”的意思，由此产生了结果“失”义。“遗”有“失”、“扔”、“搁置”等义，其结果“剩”、“留”也成为该字的意义。

2.5 在决定汉字字义的空间里有时不存在施事者和受事者。比如，韩国语的“돕다”表示给予“帮助”，是以施事者的存在为前提的，“도움을 받다”则是以接受帮助的对象受事者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在汉字“帮”的本义空间里却表示“双方之间互为对象的行为”，不存在施事者，也不存在受事者。

图六表示，对虚线所表示的本义 D，施事者所认识的意义 A 和受事者所认识的意义 P 同时存在于该汉字的语义场内。比如，“踩”

^① 可能从这里派生出“盛行，成长”等意义。



[图六]

有“踏”、“克服”、“失败”等义，该汉字的本义是“踏”，“克服”义是从施事者角度得出的意义，“失败”则是从受事者角度得出的意义。又如“禀”表示双方之间发生交流行为，该行为从施事者角度看是“给予”的意思，而从受事者角度看，则是“接受”的意思。“助”的本义也表示双方行为，从施事者角度看是“给予帮助”，而从受

事者角度看则是“接受帮助”。“胁”的本义表示“双方互相威胁”，施事者认为是“威胁”、“得意”的意思，而受事者则认为是“蜷曲”“屏住呼吸”的意思。

在古代汉语中更多见的是，语义上表示被动的句子很少用“被”字。如：

(1)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6）

(2) 不“用”则亦已矣（孟子，公孙丑，下，10）

(3) 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4）

(1)~(3)中所使用的“治、用、育”都表示被动义。在古汉语里这种现象很普遍，原因是动词的语义空间内不存在施事者和受事者，字义在意义空间内表现为原形。这种原形字义在施事者和受事者出现的瞬间都可以表示被动。

古汉语中更多见的是语义上的祈使义很少见到用“使”字。如：

(4) 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4）

(5)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孟子，公孙丑，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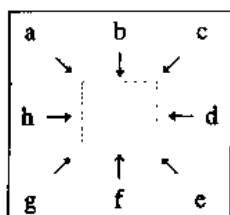
(6) 劳之“来”之，“匡”之“直”之（孟子，滕文公，上，4）

(4)~(6)中所用的“食、霸、显、来、匡、直”等都表示祈使义，这在古代汉语中很普遍。这些动词的意义不依赖施事者和受事者，在意义空间内表现为原形，它们在必要时可随时表现为祈使义。

2.6 对某个汉字的本义因观察者立场的不同其形态也不同。

图七表示，对虚线表示的汉字本义，因观察者的不同认识而得出的不同意义 ABCD 等都成为该汉字的意义。比如，“娘”的本义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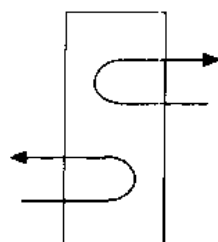
女子”，实际上表示“妈妈”、“年龄较大的女人”、“上一辈女人”、“姑娘”、“年轻女子”、“女儿”等义。实线内的意义有时相反，原因在于因观察者的不同“好女子”的内涵也不同。比如，孩子们觉得“妈妈”是“好女人”；在小伙的眼里，姑娘是“好女人”；父母则觉得女儿是“好女人”。“娘”把这些意义都吸收为自己的意义。又如“哼”的原义



「图七」

为嘴里发出呿的很低的声音，从不同的角度上看这种声音可以是呻吟声，也可以是歌声，而这两种涵义都是“哼”的意义。“端”是线的两头儿，把线缠成团儿后，最末一端是终点，但用的时候它却又成了起点，因此“终”义和“开始”义共存。

2.7 有些汉字的字义只表示一种状态，没有方向性。



「图八」

图八表示返回行为。但在这个空间里不存在对象，也就不存在什么界限，因而也不存在“回去”或“回来”这样的方向性。在这种情况下表示各个方向的意义都成为该汉字的意义。比如，“回来”和“回去”都是“归”的意思。似乎两者互相对立的，但该字的本义表示“返回行为”，表示“回到原地”。该行为若向着说话者，便是“回来”

之义，若与此相反，向着远离说话者的方向，便是“回去”之义。“进”、“回”、“出”、“返”等全都如此。

三、现代汉语句型的空间意识

3.1 一般韩国语的“多”义在汉语中用“大”来表示。如：

(1) 灰尘很大。(汉语)

灰尘很多。(韩语)

(2) 雾很大。(汉语)

雾很多。(韩语)

(3) 雨下得很大。(汉语)

- 雨下得很多。(韩语)
- (4) 风刮得很大。(汉语)
风刮得很多。(韩语)
- (5) 烟很大。(汉语)
烟很多。(韩语)
- (6) 水量很大。(汉语)
水量很多。(韩语)
- (7) 进步很大。(汉语)
进步很多。(韩语)
- (8) 变化很大。(汉语)
变化很多。(韩语)
- (9) 年纪很大。(汉语)
年纪很多(韩语)
- (10) 受到很大影响。(汉语)
受到很多影响。(韩语)

在汉语里,例(1)~(10)的“大”不能换成“多”^①。“多”是数量概念,“大”是空间概念,这说明韩国人以数量概念来接受的东西,中国人却是以空间概念来接受的。

中国人的这种空间意识也反映在古代汉语里。如:

- (11) 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5)
- (12) 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孟子,公孙丑,下,3)
- (13) 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孟子,梁惠王,下,11)
- (14) 景公说大戒于国(孟子,梁惠王,下,4)
- (15) 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11)
- (16) 吊若大悦(孟子,滕文公,上,2)

① 当然,有时“灰尘很多”或“变化很多”等说法可能成立,但这时的意思是“很多地方有灰尘”,或“很多地方有变化”,与原义不同。

例(11)中的三件事并不是按照时代顺序记录的。东败于齐的事情发生于惠王三十年,西丧地于秦七百里的事情发生于惠王十七年,南辱于楚的事情发生于楚怀王六年。若按年代顺序排列,应该说:“西丧地于秦七百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南辱于楚。”但此例中却用了“东、西、南、北”的空间概念,而未用表示年代的数量概念,其目的可能在于要突出表达当时发生过许多类似事件。与例(1)~(10)同样,例(12)~(13)也是按照东西南北的空间顺序来排列的,突出了数量很多这一事实。

3.2 现代汉语里还有下列一些现象:

(17) a 明天去看电影吧!

b 明天看电影吧!

例(17a)的“去”表示想要看电影必须首先要到放映电影的空间里去,这在现代汉语里是非常普遍的。当然也说“明天看电影吧。”但不如“明天去看电影吧!”用得普遍。下面这些例句也属于这类:

a 咱们去逛街吧。

b 咱们逛街吧。

a 你快去买吧,不然没有了。

b 你快买吧,不然没有了。

a 今天就去还书。

b 今天就还书。

再如:

(18) a 我到欧洲去旅行了。

b* 我旅行欧洲了。

例(18)是韩国语,表示旅行的地点是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却认为“先要转移到欧洲这个空间去,然后再旅行”。所以(18a)成立,而(18b)则不成立^①。

① 除此之外,两个人在同一空间,甚至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说“我来看看”之类的话,两人坐在同一张书桌旁时也可以说“我来接电话”。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实际上的空间移动,而仅仅是心理上向接近对方的抽象空间移动。本文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在谓语动词前常常使用“来”字,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上述观点。我们将在另文中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19) 我来接电话。

(20) 你来喝茶吧。

例(19)是“我移动到有电话的空间去接电话”的意思,“来”表示空间移动。“来”与“去”从说话者的角度表示空间移动的不同方向。例(20)是“你移动到我这里来喝茶”的意思。这时的“来”表示向说话人方向移动。

笔者认为,“我来介绍一下”、“大家来说说”、“你来念一下”、“我来办”等等例句中的“来”也与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有关。对此,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

现代汉语中的这种现象,说明中国人以空间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直到现代一直没有改变。若说话的空间与动作的空间不属于同一空间的话,他们就要先转移到发生动作的空间之后再继续进行判断或叙述。

四、无时制和空间意识

古代汉语里不存在时制,但这同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两回事。“昔者、他日、今、将”等都是表示时间的词语,此类词语在文章的适当位置上表示发生某种行为或出现某种状况的起点。所谓古代汉语里不存在时制,是指句子结构或词不存在因时制而发生的形态变化。所以“昔者、他日、今、将”等也并非因时制而出现的词语。请看下例:

(1)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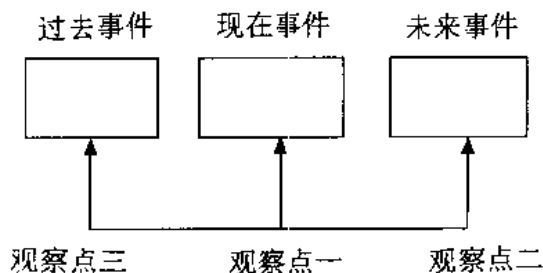
例(1)中,出现“王曰何以利吾国”之后才会出现“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但这两个句子中没有任何表示时制的形态标志,只有前后顺序之差。再看下例:

(2) 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5)

前面已经谈过,该句的三个事件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也没有任何表示时间的标志,但中国人很自然地接受并理解这种叙述。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里也同样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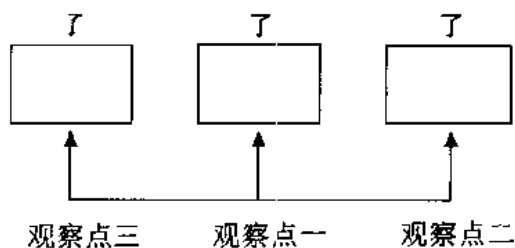
那么,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时制,又是如何进行思维的呢? 让我们

来假设一下他们的思维形态。在认识一件事情或认识一种现象的时候,中国人似乎一定要先转移到事件发生的时空中去,然后从现在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那个事件。



[图九]

图九表示,观察者位于现在的位置观察点一上理解或叙述现在发生的事件,在叙述过去事件的时候其思维却转移到观察点三去了,而在叙述未来事件的时候其思维又转移到了观察点二。如此,观察者总是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去认识和叙述所有事件,因此不需要区分时间的任何词语或语法上的任何形态标志。在他们的认识空间里,上述的时空转移是下意识地在深层结构中进行的。现代汉语的情况也如此。我们都知道现代汉语里出现了“了、着、过”,用来表示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是否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曾经发生过。用图解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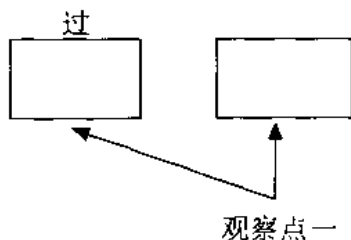


[图十]

“了”表示某种动作已经发生,可以用于过去、现在或者未来。观察者可以从观察点一自由地转移到观察点二或观察点三去观察或叙述动作的发生情况。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了”可用于过去,也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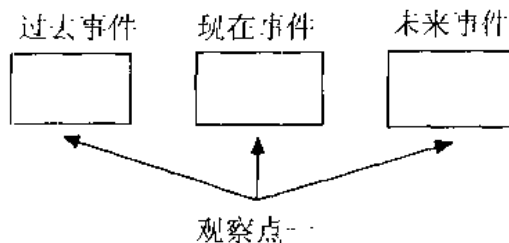
于现在和未来的(奇特)现象。“着”与“了”类似。

“过”只有一个观察点,这就是表示过去事件的观察点一,观察者在观察点一的位置上去了解过去的事件,无需转移观察点,如图:



[图十一]

出现“昔者、他日、明日、昨天、今天、明天”等时间词的情况如下:



[图十二]

图十二表示,若出现上述时间词,那么观察点只有一个,观察者只在观察点一的位置上去认识和叙述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事件。

五、结 语

本文论述了如下一些问题:

1. 一个汉字的本义确定之后,其派生出的各种引伸义也都与和这个汉字本义相关的空间范畴有联系。
2. 有些汉字的本义确定之后,发生于其本义空间内的所有情况都会成为该汉字的意义。
3. 有些汉字的本义因观察者的理解不同而不同,而这些存在于

同一空间的不同理解也会成为该汉字的意义。

4. 有些汉字的本义表示的动作行为所带来的状态或结果意义也会成为该汉字的意义,因其状态或结果都存在于本义的周围空间。

5. 有些汉字的本义并不体现施事者和受事者,其施受关系是由施事者和受事者来决定的。因施受关系存在于本义的周围空间。

6. 有些汉字因对本义的观察角度不同,其感知也不同,这些不同的感知也会成为该汉字的意义,因这些感知义也都存在于本义的周围空间。

7. 有些汉字的本义不存在方向性,因此附加的方向义也成为该汉字的意义,因这些附加的方向义也存在于本义的周围空间。

8. 韩国语中用数量或计量词语表示的对象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往往用空间词语来表示。

9. 现代汉语中有些句式全句均表示空间移动。

10.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均属无时制语言,这是由于观察者将视觉放在事件发生的时空里去认识事物的结果。

11. 现代汉语“了、着、过”的使用也可以用时空转移来加以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探讨了汉字的意义、句型、时制、态中难以理解的一些问题,发现一系列的难题全都跟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有关。中国人的这种空间意识是他们特有的呢,还是世界各种语言所共有的?对此还无法定论。本文只是把中国人的思维有关的问题全都罗列出来,未免肤浅。笔者打算今后进一步分析研究上述各类情况,分别成文,与大家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左民安,1984,《汉字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

徐仲舒,1990,《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

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长春。

许成道,1996,汉字字义论序说,《省谷论丛》,第27辑第1卷。

李永朱,2000,《汉字字义论》,汉城大学出版部,汉城。